

【城市微旅】

闵子骞墓的
历城往事

□董衿希

第一次晓得闵子骞路,也许是十六岁,那年的冬天不算冷,街边有一处动漫模型店,店长是个二十岁的男孩子。灯影下,他问我,你知道“鞭打芦花”的故事吗?

“鞭打芦花”指的是闵子骞单衣顺亲的孝行故事。关于闵子骞,我能记得的也是书上所学的寥寥几句:子骞,名损,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闵子骞排名第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骞少时为后母虐,冬天,后母以芦花衣损,以棉絮已所生二子。子骞寒冷不禁,父不知情,反斥之为惰,笞之,见衣绽处芦花飞出,父查后母之子皆厚絮,愧忿之极,欲出后母。子骞跪求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其父才饶恕后妻。此后,继母待子骞如同己出,全家和睦。有诗赞曰: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母,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济南的闵子骞纪念祠,坐落于百花公园西侧的孝文化博物馆里。推开斑驳的木门,历史便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欧阳中石题字的“崇孝苑”的牌匾矗立在阳光下,这新砌的庙堂也算得上历城区的旧物了,在青砖灰瓦上,红廊石柱刻满了时间的印记。闵子骞的坐像端正地陈列在三开间的建筑里,表情肃穆,眉目安详。

闵子骞墓在庙堂以北,墓高约3米,封土直径约5米,呈圆形,四周围绕着石羊、石马、石狮子、石龟,另有古树相间,苍然而立,郁郁葱葱,微风吹过时,发出瑟瑟声响。中间的石碑上刻有祭文,其文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百善之首,非孝不当。昔有我祖,芦花渡芳,孝义忠亲,为子所赏。远释近道,安于陋巷,诗人不倦,遗风浩荡。甘辞负封,背井离乡,平陵故乡,讲学设堂。传播文明,育人有方,辞世长眠,华山之阳。东侧的《二十孝图》墙壁内,有一尊石刻“铁人”,吊眼圆脸,方头大耳,既有春秋战国兵马俑之迹象,也有魏晋时期佛像的仪态英姿。塑像威严,神情如生,石台锈迹斑斑,手触石壁,冰凉通透,好像抚摸着千百年前的古迹文明,颇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立于古像石台之间,能想起来的,还有闵子骞流传在民间的诸多佳话。传闻闵子骞不仅孝行为老师孔子所赞赏,他的勤俭更为人所称道。鲁国要扩建库房,他认为新建库房劳民伤财,便予以制止。季桓子想聘请他当费邑宰,管理费地,但他却坚决拒绝道:“如果再来找我做官,我就迁途到汶上去。”

如今历城区的闵子骞路,是济南唯一一条以文化名人命名的道路。这条承载着历史发展变迁的大路,把闵子骞的刚正不阿、俭朴节约、恭顺孝道融入进城市的脉搏里。三十年前,这条道路还是甸柳庄的庄稼地,甸柳庄村后的一片荒冢坟地就埋葬着孔子的得意弟子闵子骞。那条通往洪楼方向的羊肠小路,被往来的平板车、自行车从崎岖的田埂上轧出一道道坑坑洼洼的车痕,晴天路途上飞尘漫天,雨天,泥点与飞溅的水花就刮在人们的裤子腿儿上,喷溅得满处是泥浆水渍。夏天,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衬着青色的远山,还有袅袅的云影,玉米叶和高粱枝在湿漉漉的雾气里沙沙作响。林荫深处,闵子骞墓的周围总是绕着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听我母亲说,我的曾祖母就曾经无数次路过这条路,在闵子骞的墓地边留下了许多奇妙的故事,如今这些故事被我母亲当做了传家宝,在我小时候,母亲常常说来哄我做睡前的歌谣。

史载,“文革”前的闵子骞墓规模还很大,当时墓区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200米。墓堆封土直径七八米,高几十米,周围还有合抱粗的古树30余棵,历代碑刻十余尊。闵子骞死后葬在此处,他的后代迁往齐国居住,为闵子骞守墓。今天章丘西沟头村聚居的闵姓,据传便是闵子骞的嫡传族系。

宋熙宁七年,济南太守李肃之在闵子骞墓前立碑并建祠堂,祠内供奉闵子骞塑像,苏辙撰写《齐州闵子祠记》五百余言,由其兄苏轼书写,刻碑于墓。北宋之后,金、元、明、清各代对闵子骞墓祠均有修葺,祠前立十余尊历代碑刻,守墓者就是章丘西沟头村闵氏族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济南市将闵子骞墓重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整理编撰闵子骞史料,作为弘扬孔子文化和民族传统美德的场所,并设立济南孝文化博物馆。

【收藏济南】

明代面条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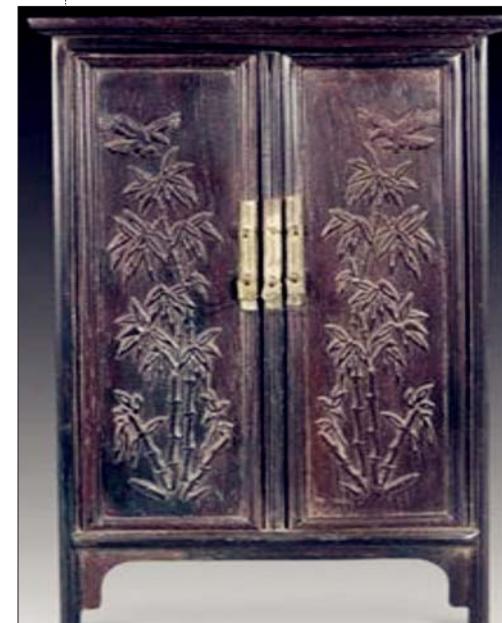
□刘荣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弟迷上了“玩木头”。那段时间,他找来好多有关明清家具的书籍,白天读、晚上看、做笔记、写卡片,俨然备战高考,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早饭前,小弟的传呼机响了,他立即下楼找公话。回来时兴冲冲地说,同学张一强告诉他,有户人家要卖个老柜子,他马上就去。我忙问:“张一强不是在潍坊吗?这么远,怎么说走就走?”他说:“没那么远,在一个镇上,离潍坊还有几十里地呢!”说完背上挎包,骑上自行车直奔长途汽车站。

听小弟说,两人见面后,张一强领他走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尽头,进了一个大车门。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把他们领进一间小屋,里面盛满柴草。男主人指了指靠墙的柜子说就是它。柜子约一米高,又旧又脏,造型简单,只有两扇瘦长的门。

小弟心里一惊,莫非是面条柜?他蹲下身,把门子开到最大,松开手,只见两扇门慢慢地合拢,最后完全关闭。真的是面条柜?这种柜子只有明代才有啊!他把柜子往外拖了拖,看了看四条腿的底部,心里明白了:几百年前的老式家具都是在泥土地面放置的,腿部都会有腐朽。他断定碰上了真东西,便问:“要个价吧!”男主人说:“六百块钱,少了俺不卖。”女主人可能怕嫌贵,连忙接话说:“俺这可是老辈留下来的東西,原来到过这个价没卖,这次要不是急着用钱,也舍不得卖。”小弟听后没作声,他掏出一块手绢,把柜子一侧使劲擦了擦,由于光线太暗看



【城记】

七十年前的济南文坛

□李强

济南是举世闻名的泉城。70多年前,出现在北平(今北京)城杂志上的文章却称济南为“水城”——只是此段掌故鲜见有披露。

《长江》月刊,1948年3月3期,总第9期,16开。发行人孙良,通讯处设于北平(京)东华门万庆馆胡同甲三号,除北平之外另有天津和济南经四路纬三路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为其分销处。该期主要内容刊有:社评《两个可警惕的问题》(原人)、漫画《漫说要命的学费问题》(贺传璞)、短篇创作《玲小姐的人生观》(玲瑜)、短篇小说《戒指的故事》(姜树华)及通讯《济南文坛与海鸥文艺社》(远大寄)等。

自然最吸引笔者的还是《济南文坛与海鸥文艺社》。其开头曰:“正如沙漠中缺乏着水草田,济南——这水城也缺乏着文艺的奇葩。但是,不能漠视的,也正有着许多的青年为文艺而努力着,在这荒芜的济南文艺园地上流着汗,努力地耕种着……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在一起切磋研讨,以求达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目的,海鸥社就是这么一个崛起在济南文苑的生力军……在这里一共有三个大报,山东新报、大华日报、正报,其文艺副刊都少,新报的文艺副刊叫‘海岱’,从前每星期出刊三次,现在却只有一次了。大华的文艺副刊也只有一次,在从前是综合性的,还出得多点。正报的副刊是综合性的;专刊可不少,说到

不清什么木料。他想,不管什么料,这个价都不贵。回应道:“既然你急着用钱,我就买下了。”张一强听了马上去找车。

车来了,二人抬上柜子往车上装,就在那一刻,阳光下,小弟发现,他用手绢擦过的地方,露出的是黄花梨木纹,顿时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这次可捡了大漏儿了。”

分手时,小弟拿出一沓钱,塞给张一强说:“这是1000块钱,你收下,什么也别问。”张一强瞪大眼睛,张着大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到了家,已是掌灯时分。父亲见了柜子很高兴,拿着盒尺量了量,高99厘米。他说,那时人讲究,什么也不让它圆满,故意少一厘米。下宽78厘米,上宽76厘米,上面少两厘米用了动力学原理,让门子自动关闭。

父亲打开门惊喜地说:“吆,还是披麻挂灰的!”小弟问:“什么叫披麻挂灰啊?”父亲解释道:“麻就是麻布,灰就是灰膏。这灰膏是用砖磨成粉,用猪血调匀做成的。橱子里固定上麻布,再把膏抹上去。”“为什么要有这道工艺呢?”父亲说:“这种面条柜多数是过去文人的书橱,这样处理后多少年下去不变形、不招虫,把书放进去也不会受潮发霉。”

一番鉴定后,父亲得出结论:这是标准的上等明代面条柜。一家人欢天喜地。

第二天,父亲砸了一堆核桃,用纱布包好,让小弟打磨柜子。当打磨到两扇门子时,小弟大声喊:“快来看,这门子不是黄花梨,是紫色的。”父亲看后惊喜地说:“吆!这是紫檀木料啊。”可是仔细看过后,他纳闷儿地说:“怎么还有成串的葡萄图案呢?”

父亲请来了行家杨叔叔。杨叔叔看后,惊喜地说:“这两扇门是紫檀櫻子木啊。”“什么是櫻子木?”这回父亲不明白了。杨叔叔解释说:“树龄高的檀木,树枝和根部会长出大的树疙瘩,这种木头叫櫻子木,因为稀少,特别名贵。这两扇门还是独板櫻子木呢,你想想树疙瘩有多大?再说两种名贵的木料组合到一件家具上,我还没见过呢。你这个面条柜子可买着了!”他又对父亲说:“有的人玩一辈子收藏,也碰不上几件好东西。你家老三去年买了那个鬼脸花梨方桌,今年又碰上这么个稀罕物,他运气大好了,准能玩出个大名堂。”

这个面条柜在行内引起了轰动,不少人都上门来看,交口称赞。一天,来了一个玩木头的大家,看后直称奇。他说:“我收藏的花梨木家具不少,这么大的櫻子木没见过。我

给你出个高价,就要这两扇门,一扇给你两万行吧?”小弟想起父亲名言:“好东西不能卖!”心里犯了难。他动了番脑筋去找父亲商量:“爸,您搞收藏有本钱啊,你的本钱就是手艺,买些破物件修好卖了,挣了钱买藏品,所以这些年您存了这么多好东西。我可不行啊,每月不到200块钱的工资,要是光买不卖就玩不下去了。父亲明白了小弟的意思,说:“你觉着这个柜子到了价就卖吧,不管给多少钱都不能拆了卖,几百年传下来的东西不能毁在咱手里呀!”小弟大喜,马上放出风去,面条柜要出手了,要价61800元。

很快就有带款上门提货。那人把六捆百元大钞放桌子上说:“零头免了吧。”我心想这已经赚得不少了,盯着小弟说:“就这样吧。”小弟一脸严肃:“可不行!这钱数可是我动了脑筋精心计算出来的。少一分都不行。”买主听了一脸愕然,只好又掏出1800元。送走那人,我急切地问:“要这个价还有讲头?”小弟噗嗤一下笑了。他指着桌子上的钱说,这1800元是我的本钱,你学过会计知道这是成本。这6万块钱是我净挣的,会计学上叫纯利润……听了这番话,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手里有了钱,小弟忙坏了。他先是一趟趟往单位跑,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又一趟趟往公安局跑,去办出国护照。之后,他怀揣两万元巨款,去了东南亚,又去香港拜见乔大宇先生。乔大宇是知名的钟表收藏家,还是亚洲手工制作陀飞轮手表的第一人,可惜那天他不在家。小弟参观了他的工作室,拍了好多照片。

那天,一家人正在吃饭,小弟手提大皮箱,西装革履地进了门。母亲开玩笑:“把钱糟没了就回来了?”我们大笑。小弟顾不上接话,站到那里滔滔不绝讲起游历和见闻:考察了东南亚的家具市场,见了好多没见过的木材。还拿出洗好的照片给大家看,不停地讲大开眼界啊!父亲笑着对家人说:“过去光知道钱能买东西,现在看来,能买知识,能买学问,这些日后都有大用处,这两万块钱花得值呀。”

回来后,小弟顾不上休息,花一万五千元买了辆摩托车。他说,今后再下乡串户淘宝,省大力气了,还能多跑几家。

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骑着大摩托车出征,就撞上了大运——遇到一张明代的七彩圣旨,花两万元买了下来。关于这件事的详情,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位诗人,一位是姚秉鑑以善写长诗出名,其作品常散见外埠各杂志上,那一位宋谛君,以写抒情诗见长。还有流炭君以文名素播,且身兼教职。由于列位的努力,海鸥社终于在荒芜的水城文艺园地内灌溉出美的玫瑰来。”文末称:“最近据说海鸥社将合并‘大地诗社’和‘星火社’共同在这荒芜的水城努力地开垦……”

但目前笔者感到困惑的是,除在《山东省志·报业志》查阅到上述几种报纸的资料外,翻检《山东省志·文化志》等均未查阅到“济南海鸥社”的片言只语。上述记忆是否准确,笔者现在也不十分断定。依笔者推测《长江》月刊当与70多年前的“水城”——济南(济南今以“泉城”闻名于世)有较紧密的关系。何以见得?该期即刊载署名“水城流炎”的散文《绵羊》,而在紧随其后的该刊4月份“革新号”上又刊载署名“栏”的《济南两大财阀竞选斗法》一文及署名“流炎”的《吃馆子》,皆揭露了当年发生在济南的俩大佬伯声与苗海南为竞选当国大代表纷纷拉票、贿赂选民,包下多家饭店、餐馆请选民吃馆子而闹得不可开交的丑闻,文末署“1948年元月9日脱稿于水城”。它还刊有“通讯”《寄自济南的两封信》等。而翻检《济南地区中文联合目录》(山东省图书馆1958年3月编辑出版)得知,该馆收藏有《长江》,1947年第2期,1948年9月14期。